

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三種

三

天

(創作集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天 三



集 作 創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 "Three Days" and Other Stories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

此書
 有者
 作權
 翻印
 必究

回(小說月報叢刊) 三 天一册
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 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
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 商務印書館
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 商務印書館
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
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
 商務印書館
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
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
 張家口 新嘉坡

目次

悟	冰心女士(一)
三天	劉師儀(三六)
白瓷大士像	白采(五二)

悟

冰心女士

這封信，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。他左手支頤，身子斜靠着椅背；燈光之下，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。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。他咬着脣兒，沈默默有二十分鐘，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，望桌上一擲，手按着前額，疲緩的站了起來——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，竟未曾停住。

他撩開窗簾一看，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，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。他凝立了片晌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，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，慢慢的展開，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，

「星如兄：

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，大會中的三天，不期遇到你；得接清談，自謂有幸。

悟

一

新月在天，浪花飛濺之夜，巖上同坐，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。三日的交，推誠若此，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。然而我的意思，你又豈能了解知道？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，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，在你都不成問題。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，人之嬌子，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！我呢，不到五歲，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，到了十三歲，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。從那一年起，我半工半讀，受了十年的苦，流離顛沛，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。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，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。我的人生哲學，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；二十三年的苦日子，我深深的了解人生。世界是盲觸的，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。往深裏說，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。不知有多少青年，被這紛落的刀劍，刺透了心胸，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。你不過是一個鏽鏽餘生，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，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？

說到「自然」的慰藉，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。自我看來，世界只是盲觸的。大地盲觸而生山川，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，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露雲霞，在地爲林木花草。一切生存的事物，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，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。「天地不仁，萬物芻狗，」若真以此爲慰藉，更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。無數盲觸之中，有那一件是可證明「愛」之一字呢？

不提人類便罷，提起人類，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！制度已定，階級已深，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。這些高等動物，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，或個人，或團體，或國家，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。種種虛偽，種種殘忍，「當面輸心背面笑，翻手作雲覆手雨。」什麼互助，什麼同情，這一切我都參透了！——天性之愛，我已幾乎忘了，我不忍回想這一步——如今我不信一切，否認一切，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！

如此，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，只有眼淚。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，我也專攻數理，從百、千、萬、億，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。我的人生哲學……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。我只求混一碗飯吃，救自己於飢渴死亡。澈底說，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。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！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，二加二是四，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；種種文藝哲理，都是泡影空花，自欺欺人的東西。世界上的事物，不用別的話來解釋，科學家枯冷的定義，已說盡了一切。

話雖如此，我對你仍不能不感謝，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，來燃起我的死灰。——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，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；一個朋友笑說，「奇怪呢，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，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。」又有一個朋友說：「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，乍看是活潑坦易，究竟是冷冷

落落的。」談了一會，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。前幾天訪你不遇，順便去探問孝起；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，似抒情，似敘事，絕好的題目，而詩中充滿了「不可天下人愛我」的意思。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，反覆吟誦之下，我更不了解你了！原不應這般相問的，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，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。祝你快樂！

你的朋友鍾梧

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，片晌——勇決的站起，將信折放在袋裏，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，一逕的走了出去。

穿過甬道，一個室門開着，燈光之下，案頭書紙凌亂，孝起只穿着襯衣，正忙着寫些字。聽見腳聲，擡頭看見他，停了筆轉身問道：『外面很大的雨，你要到那裏去？』

他站住了，右手扶在門框上，頭靠着右臂，無力的說，『我麼？頭痛得很，想出去換一換空氣。』孝起道，『何至於冒雨而走，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，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。』他慢慢的穿起雨衣，悄然微笑，低頭便走。孝起望着他的背影，點首笑歎道：『勸你不聽，早晚病了纔罷，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！』

開了堂門，已覺得雨點撲面，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。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，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……猛擡頭，一燈在雨絲中淒顫，水聲潺潺，竟已到了湖畔。他如夢方醒，『這道不近呵！真是念茲在茲。』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！

一時驚悟，又低着頭，兩手放在衣袋裏，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，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。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，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——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。白石的層階，很清晰的呈現在脚下。一步一步

疲緩的走了上去，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。他一聲微歎，摘下雨帽，往石桌上擲，走向亭前，兩手緊扶着欄杆。縱目望處，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，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。湖是完全看不見了，只對岸一星愛的燈光，在雨中閃爍……

他猛憶起剛纔的信來，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，兩手扶着頭，那瘦稜稜的字，又浮現在他的眼前。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，他神魂失了依據——他伏在石几上沉沉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。

漸覺得雨聲住了，慢慢的睜開眼，忽見一片光明，湖山起舞。驚詫的站了起來，走出亭外，果然的，不知何時雲收雨霽，滿湖都是月！

他凝住了。湖上走過千百回，這般光明的世界，確還是第一次！疊錦般的湖波，漾着溶溶的月。雨過的天空，清寒得碧琉璃一般。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，閃爍向月，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。地下溼影參差，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……

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。脫下雨衣，帶着氈子，從松影掩映中，翻身走下亭子，直到了水畔。他堅凝的立着，看着醉人的湖水，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。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，天上地下人間，只此一人，只此一刻。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，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，登立在短牆上，張手向着明月。微微的一聲歡呼，他舉臂過頂，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，掠入水裏。

柔波中浮沉了數回，便又一躍到水面來；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，在水中徐徐翻轉，向着滿心前進。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……湖月臨照着，湖樹環繞着。山半的亭子，水邊的斷橋，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。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。萬籟靜寂，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，一片慧光流轉。

他又慢慢的划轉來，仰望天上涼雲漸生。他脚蹴着了湖岸，便在石上站了起來。走到牆邊，將氈子往身上一裹，臥在沙上，凝注天空，默然深思。

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，明月漸漸隱去……

孝起早晨到餐室裏，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，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，是從國內來的，隨手檢起，飯後一逕上樓來，敲了門進去，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。溼亂的短髮，垂在額上，雙頰飛紅，而目光卻清澈如水，如有所悟。

孝起道：『怎麼一回事？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，還不見你回來。要去找你，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，我只得先睡下了。這般爛爛的雙眸，又這般狼狽，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？』他微笑道：『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，明月滿天，有誰知道？』孝起驚道：『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！我早就說了，你早晚病了纔罷！』他欠身坐好了，說：『我並不覺得怎樣，只是微微的發熱，頭昏口渴，不想起來。』孝起道：『依我說，竟是到醫院裏去罷，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。』他想

了一想說，『這個到不必，飯後也許好些，何必爲些些小病，又逃幾天學！』孝起道，『也好，你少歇着罷，我吩咐樓下送飯來，我也就來伴你。你也太驕貴了，一點涼都受不住。』說着已走到門邊，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，還時時下滴，地下已汪着一大片，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，『慘綠衣裳年幾許，怎禁風日怎禁雨！』兩句。他嗤的笑了，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。

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，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，說，『幾乎忘了，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——好娟秀的字！』他接了過來，喜動顏色，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，一面笑道，『我算着也該有信了！娟秀麼？這字的確比我的好，是我妹妹的筆跡。』孝起沒有話說，便走了出去，他探身道了一聲謝。

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，研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，映到眼裏，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。他快快的讀，慢慢的想，將這兩張紙看完了。

『星哥：』

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！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，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。

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，自你去國後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，他極願得你的消息。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，都寄去給他看。他回信說：「星姪信敘事極詳，使我喜慰。惟詩文太無男子氣，去國剛三月，奈何聲哀以思若此？」

哥呵！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！你也太柔情了，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，自作自受，我不替你可憐。但母親看到時，往往傷心，真是何苦來！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，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！

你到底自己怎樣？生活當然適意，美的環境，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——家中自你行後，一切都沒有更變，只是少了你一個人，多了一件事，就是天天

希望得你的長信。雙親和我，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。我自然覺得寂寞，又少個人談笑，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。只盼這兩年光陰，如飛的過去，你早早歸來，那時真是合家歡慶。

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？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！

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。

妹重陽節

他看了又看，心中思量着『自作自受，我不替你可憐，但母親看到，往往傷心，真是何苦來！』一句話，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。侍者端着飯盤子進來，他無心的看他來了，又走了。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，孝起也來了，一面問『怎麼樣好一點麼？』一面便自己坐下。他沉思着答道『不覺得好，頭更沉沉的了，送我到醫院去罷。』孝起道，『這個最好，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？』

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，微笑道：『爲病的緣故到不至於，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。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，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。』孝起笑着起身道：『你又來了，總是思想過度也罷，你自己收拾收拾，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。』

看護看了從他口中取出的寒暑表，放下了窗簾，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，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。這時室中沉蔭，他覺得腦熱如焚，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，滿滿的飲了一瓶水，纔又臥下。閉上眼，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，漸漸的昨夜的月下湖光，又湧現眼前；他靈魂漸漸寧貼，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。

醒來正是半夜，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，又似在高峯之上，四無依傍，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。窗外葉上的雨聲，依然不止。頭已不痛了，只是倦極，他不能